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昕
奉
命偕戶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儒
至膚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
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
召試行在

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叨與館選二
十二年散館
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
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
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
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才
重任承
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入闈監臨官則兵部
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外祇
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則山東

鹽運使臣胡寶琳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知臣嵩年防範毖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宗玠翟翱瑞泰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文尤雅者進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國家養

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屆每三歲賓興分遣
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部禮部又試
其合格者進之大廷
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部
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為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謂極
矣顧士有績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於塲屋
者而淺學薄植偶因一日之長徼倖弋獲者亦閒有之此
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之失也唐臣
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摹擬沿
襲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稱之而今或以為弋取科名之捷

經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夫
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場
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
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
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山左
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多銜華
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才力各有
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短於策論春
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必己出其詣力
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别其爲讀書人之吐屬可一望

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之意所期仰副
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閏五月有
旨命臣大昕偕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
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
簡命自唯學識譾劣敢不倍矢公愼旣宣

旨午門外頒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部
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鈐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泓監
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視則寶慶府知府
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政日講起居
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鎖闈三試之
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樹王業銓戴永
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昌柴楨悉心校閱
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目
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

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乙
洎三年大比
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劣
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之後
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以察其
器度至如試臣則鎖闈易書暗中摸索一經揭曉得失已
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欲覘其風旨
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
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
臣等自閱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晝夜文卷浩繁而時

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寬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搉不憚再三雖士子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塲程文之獘以爲有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致士子倣傚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獘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

本有原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
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官員臣大昕承
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遇
聖明自爲諸生即蒙
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遷
侍讀遂至學士侍直
講筵校書

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間典鄉闈者二分校
禮闈者一
恩綸疊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玆復有浙江副
考官之
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檮昧懼弗克勝拜
命之後諏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餘
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愼既撤棘
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唯文治
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以臨
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一代文明之

治在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皇上文思天縱聖學日新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駸駸

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
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
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燭
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啟其愚曹況浙江山水
清佳人物秀穎自
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
盛德以近
天子之光蒸然丕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扶質以立榦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惟古於詞必己出若夫

文離穿鑿之言雷同剿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奚取臣等
奉
命司衡蘄革斯弊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於
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蘊也於經義取其貫串
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場並陳
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能以先民
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兩浙人士沐浴於
聖人之光華鼓舞甕軒爭自淬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類
多讀書自好不爲徼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之將
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行而文

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德功視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宜自勉以仰副

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焉逢敦牂各省舉行鄉試

臣大昕奉

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麟典河南試事旣宣

旨午門外諏日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尚書總
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煟整飭
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榮柱
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分守驛鹽
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
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懷慶府知府臣
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焯瓚恪謹厥職乃進
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錄士四千六百五十
有奇扃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
顯相蔡支甲牛問仁趙文重吳家騆胡相忠沈一鳴周鋼

積善沈望路釗張永載等悉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者二十首鏤板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宋時許昌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皆儒者分內之事卽聖門德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爲榮而流俗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爲功名世俗以仕宦爲功名毋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

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一二人求其品行純邃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爲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爲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遽謂功名在是其不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爲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誠僞形焉必能爲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爲克自砥厲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剿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

生困於場屋蒙
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闈
四典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
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以
來殫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麟二
人靡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而雷同
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既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復勉之以
束修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之誚他日文
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
聖朝右文籲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或中有顧忌惡聞讜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東之恩平縣將行過予寓舍求一言素伯以古人自期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頒制一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既素有治行其不事上官易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祇百里之內而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

欲也於是為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為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鬬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亾賴者為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瘠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為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為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為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伯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閏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傳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尟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職以人重之驗乎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且可由是以階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

有礼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臯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學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强顧猒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爲率其眞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稍通無大疵纇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

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白任以重而異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

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燮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治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

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
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
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予言別再
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
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
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
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賞音覘世俗捧觴上壽
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
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
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

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吉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大

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
似本入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耆而自
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予聆其言未畢撫
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
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傅會
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學則不妄唯深思
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
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宜
立致富貴而天使就閒以侍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章富
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

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說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平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猒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强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數

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化莫可控搏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沖之綴術中土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踞乎其上夫東海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別而布算旣成校之無絫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傅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

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絀於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暱就予予未老而衰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邏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葢天之說當時以

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抑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乎勉之而已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少司寇述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敭歷中外垂三十年

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

奏當咸稱

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

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晝錦之榮而忠孝之兩全也粵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咸思稱觴爲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誼不可辭大昕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日以介眉壽曰壽考不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詩人言之若操左券者豈虛諛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

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
蓺林而後人人共樂其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眞可
操券得矣此非烜赫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
公久直樞禁愼密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
酌允當事成而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
制勝贊成亘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
求近效而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
不以私意更舊章而平反寃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厀
敷陳剴切無隱宣
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葢民物之被其澤者渥矣

公風度凝遠外和内介以精白結
主知以直諒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及
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奬廉退而薄
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有德色
家居刱立祠宇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規條一準
高平范氏嘗慕白文公鼂文元陸文定之出處若有志而
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諸生即負重名
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其齋曰鄭學以示
圭臬所在及登高科
召試入西掖

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既而從軍鑾徼所歷皆險怪斗絶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别開生面矣性耽風雅奬成寒畯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蓺林之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雲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眞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尚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旣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

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出世間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弟一之義離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吷然則吾輩之所繇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錢大昕箸

序一

易稽覽圖序

易緯有六家今行於世者唯乾鑿度上下二卷此外絕無傳本乾隆癸巳春

天子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凡若干種將刊布以嘉惠學者易稽覽圖其一也謹案此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卦氣之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春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始中孚終

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卽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政治得失亦與洪範五行相爲表裏漢人引此書者或稱中孚經或稱中孚傳或稱易內傳或稱易傳蓋七十子之微言閒有存者而術士怪迂之說亦頗雜其中要其精者足以傳經義其駁者亦足以博異聞窮經嗜古之士宜有取焉第中多脫簡譌字難以盡通安得博物如鄭康成何邵公者出而正之是歲七月廿五日手鈔畢識於卷端

周易讀翼揆方序

海虞孫中伯氏默而好深沉之思於六經無不研覃而尤

遂於易撰讀翼揆方若干卷閱五寒暑三四易稿而後定
予受而讀之曰悉乎哉中伯氏之善言易也易之道肇於
皇羲演於文王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此心
此理先後同揆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後之儒者不以
傳求經而以意汨之始疑經與傳不合於是分爲伏羲之
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甚且謂孔子之易不必合於羲文
之易嗚呼何其支離而害理與中伯氏有憂之潛心十翼
融洽貫串因其各指所之之辭揆其變動不居之方其詮
解大義直而有要簡而不支而互體飛伏世應納甲之術

俱無取焉其論世所傳小象者乃爻傳非象傳當附彖傳之後又論揲蓍左扐得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耦皆獨有所得不茍同乎先儒竊謂先儒復生未能易其言也說易之書莫盛於南宋紹興乾道淳熙之閒以易義經進者令祕書看詳敕所司給筆札繕寫上者除直館閣次者伸一官或差充文學教授今其書多不傳蓋其中未必無空疏雷同希世以求知者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中伯氏之說易自據所學不汲汲求當世之名雖漢魏唐宋諸儒之言不欲强爲附會以示株守局促之士未必不怪之然當世豈乏知子雲者於以知必傳之久可執左券也予

於易素非專家竊嘗聞中伯氏之緒論而得其大略庸敢述其意爲序冀附以不朽云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既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即孔安國之古文不得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

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

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佚而未出頃宋生子尙得之江處士艮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勌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卌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既望序

虞東學詩序

古今說詩者多矣吾獨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一言是

言也凡說詩者皆知之而能言之然或是古而非今或襲新而遺故一己之偏未能悉化雖自謂得古人之志於千載之後而以辭害志者固已多矣古人有引詩有說詩引詩者主於明事不主於釋詩所謂賦詩斷章不必盡合乎詩之本旨也說詩者因其詞而論其世而知其人則非通儒不能孟子七篇之中引詩凡數十條至以憂心悄悄言孔子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文王引伸觸類無所不可及其說小弁推本親親之仁說溥天之下四語推言勞于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其言曲而中於當日詩人情事無不曲肖夫是之謂善說詩常熟顧古湫先生通經名宿

尤長於詩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毛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之撰爲虞東學詩若干卷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儒先訓詁亦不曲爲附和偶出新意問者頗解以爲得未曾有又嘗病世人詁經多勦襲成說以爲己有故雖一字一句必標其本書蓋不以一己之意爲是而必求諸古今之公論以推詩人之志設孟氏而在其必謂之善說詩矣往歲詔徵經術修明之士先生方分敎成均首膺薦辟又三年成進士有

詔仍留敎太學越數年遷宗人府主事以去太學諸生至

今頌之先生之爲經師朝野共推固無待予言獨憶予與先生同以治毛詩舉禮部試乃予於詩實未有得讀先生是書益慨然增予荒經之愧也

詩經韻譜序

金壇段君若膺撰次詩經韻譜成予讀而善之敘其端曰自文字肇啟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爲聲韻之書然詩三百五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而

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喚紛紛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冰也然而去古寖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唯三百五篇之音爲最善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之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唯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沍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攷之益博以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謂唐韻之支齊佳也脂微皆灰也之咍也古皆各自爲部魏晉以降歌部之字半入於支而脂之兩部亦間有出入然支與脂之猶不相

假借雖杜子美近體猶然又謂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間諧協可誦非始掫爲四聲辨哉言乎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與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葢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

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歎善矣左氏解誼莫精於服子愼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至有甯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亾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

之不講久矣豹人有憂之乃剌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探水出珠雖𩆷掩千百年其爲希世之寶有目者所當共賞也抑予更有說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鄢當爲陳留之傿而杜以潁川之鄢陵當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即叔段所封而杜謟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予嘗

有志裒輯而未逮也博聞者古如豹人幸留意焉

春秋體例序

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一官無以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指著春秋體例十數萬言鏗鏗觥觥汪洋深博大要以天道證人事治亂興亡榮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惡之報如響斯應驗諸三傳太史公書歷歷不誣矣說者疑報應兩字出於釋氏書且責報於天似非聖賢勉人修德之旨予案詩云報以介福書云報虐以威禮記曰大報天日大報本古聖之言報者多矣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德報怨雖施於儕輩之稱然史公傳伯

夷即有天之報施善人之語後漢魯恭上疏言愛人者必有天報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儒家不諱言報也古之聖王事天如事親故洪範以雨暘寒燠風驗五事之休咎漢儒推演其說爲五行論俾人主遇有災變隨事修省此古人畏天省身之遺法也後儒以其不盡驗欲舉而廢之而天變不足畏之論興矣夫天道遠人道邇休咎之不盡驗者其驗在後非終於不驗也因一時之未驗置人事而不講五行志累牘連篇悉視爲斷爛朝報此與鯀之汨陳何異讓舟之說春秋明天人合一之原與洪範言休咎若相印證蓋於啖趙孫劉之外卓然自成一家而不詭於正者也

予故樂得而序之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汩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猒注疏之緐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

閒有駮正釐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
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
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
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
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
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
全稿也鶴侶沒後仲子鳴𪙊始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
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郎如
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辨之曰注
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

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

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

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

觶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

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

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

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

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

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

爲練鶴侶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

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
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
爲衍文鶴佀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醙酒
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
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荅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佀辯之曰鄉
飲酒眾賓荅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
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
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
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
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

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滋味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即以爲異其獘至明季而極矣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眞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學

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卅年未嘗一日不讀
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旣不自表襮儕輩或非笑之
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然聞
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內尊崇古學者日益
衆而文孫在東擩染祖訓好學深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
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
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
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依漢
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
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音與訓詁相通

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眞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

釋車序

車之由來遠矣服牛乘馬兆自古皇虞鸞夏鉤殷大路制皆無攷周人尚輿而輪輿輈蓋崇廣尺寸攷工記詳言之鄭氏去古未遠又精算術經所未言徵於注可也古者天子諸侯之車曰路其通乎上下者爲乘車兵車田車皆駕馬中爲服外爲驂唯平地任載之車乃駕牛所謂大車也

牛車庶人所乘漢初將相或乘之魏晉而後公卿以爲常乘晉世畫輪車亦駕牛則兼施於法駕矣今之乘車駕馬不駕牛而猶循古牛車之式有兩轅無曲輈轅與牝服通爲一而輿與輈失其舊矣古者輪牙屈一木爲之今則析輞爲八而裹以鐵輻之三十者半之而輪亦失其舊矣古者三人共乘今唯容一人古皆立乘唯安車可坐今皆坐乘無立乘無惑乎日在輪蹄間而無一人能說車者也爾雅釋器止有鞎茀禦蔽革轙钀之名餘皆略之婁東蕭君子山精於攷古撰釋車三篇上篇言其制中篇辨其等下篇別其名并及車馬旌旂之飾以經文爲綱參取諸儒訓

詁而折衷之其有功於禮家甚鉅曩者予友戴東原撰攷工記圖附以釋車一篇詞極簡古予族子獻之亦有車制攷大約因戴說而推廣之予山於二家未相識并未見其書而攷證博洽則過之豈諺所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邪又以知此心此理之同亦同於是而已矣予束髮受經於器服制度茫乎若迷中年讀史至輿服志往往昧於句度頃與子山交庶幾爲我指南而老病不能進於是矣序之以識吾愧云

經籍纂詁序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

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詁訓之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卟古姬公爾雅詁訓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即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尚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

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刪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
害於聖經甚矣我
國家崇尙實學儒教振興一洗明季空疏之陋今少司農
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
九重敭歷入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必
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戴東
原在書局實刱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
在館閣日與陽湖孫季逑大興朱少白桐城馬魯陳相約
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
凡例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

列布若綱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既任滿赴

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起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為學學道要於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騰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

小學考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

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之德則曰詁訓是式宣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仲孝友瑟兮僩兮謔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矣自倉頡㪽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古文籒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之墜文旣眞贗參半還鄉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

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傅會卽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學入六蓺略後之志蓺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攷博稽傳注作述源流最爲晐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葄經史博綜羣言早歲紬書東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攷頃歲領藩

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

文瀾閣

頒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稿參以新得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貽書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𧗾𧗾乎采摭極其博而評論協於公洵足贊

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民

祭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興刑罰中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文以載道

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

說文新附攷序

六書之學古人所謂小學也唐時國子監有書學說文字林諸書生徒分年誦習自宋儒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小學而書學遂廢說文所以僅存者實賴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書流布尤廣其尊信許氏駁正流俗沿習不知所從之字至今繆篆家猶奉爲科律唯新附四百餘文大半委巷淺俗雖亦形聲相從實乖蒼雅之正而張謙中復古編不能别白直倂爲許君本文是誣許君矣鈕子非石家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

本本元元獨有心得謂說文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後人以新附殽之於是博稽載籍咨訪時彥如琡即琚緅即纔劬即跔墊即墫本後代增加剎即刹拋即抱賵即[illegible]乃傳寫譌溷打即朾辦即辨勘即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附不當附瞭然如視諸掌豈非羽翼六書而爲騎省之諍友者乎予初讀徐氏書病其附益字多不典及見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所附實出太宗之意大徐以羈旅之身處猜忌之地心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往往於注中略見其旨今得非石糾而正之騎省如可作也其

必引爲知己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夫

史記志疑序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指秦雖幷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揜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

其書故知王允禍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
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
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
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
孝武彌失本眞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
寫鋟刻譌踳滋多校讐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
和梁君曜北生於名門擩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
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
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
爲編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

釋廢箴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按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漢書正誤序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艮齋先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尚可與道古所以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剞劂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之勤

焉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旣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嗥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狃於近習輒有駮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葢出於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己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有三

劉氏吳氏刊誤之作然劉書旣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歸

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攷證最有功先生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於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予故接聞先生緒論者謹識梗概如右

後漢書年表後序

歙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讐校將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於范史因與參

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譌脫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司馬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矦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薛諸家盡廢志既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而典籍散亾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臣事狀列卿除罷姓名湮沕什有六七光武始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唯同姓王矦五十有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於蔚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

之此表閒有未合者如王矦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
及繼絶而言此乃并父子相繼數之關內矦前表例不書
此則皆書公卿表前書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吾水衡
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九卿故得與焉此
并大長秋將作大匠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一槩表之長
樂衛尉長信少府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葢作者
自出新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卿
則否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書之例也桃
鄉矦福當塗鄉矦亢皆任城王安母弟而誤入之異姓孔
僖傳有賜褒成矦損及孔氏男女錢帛之語而遂以僖爲

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其之封而它卷又別見此或干慮之失弟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

三國志辨疑序

陳承祚三國志刱前人未有之例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亹亹數百言所以尊蜀殊於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

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既亡羣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而晉武不以爲忤張茂先且欲以晉書付之其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萬萬豈非去古未遠三代之直道猶存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厥後琅邪紹統卽仿漢中承制之局鑿齒建議祧魏而承漢直易易耳考亭生於南宋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爲正統固其宜矣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則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遺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

如郗慮華歆均爲御史大夫而慮爲漢臣歆爲魏臣魏武紀書歆不書慮是也漢獻紀書慮兼書歆非也吳志言劉熙作釋名後漢書以爲劉珍作亦陳是而范非也蔚宗號稱良史然去東京歲月遙遠較之承祚則傳聞之與親睹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若晉書修於唐初時代益復邈隔又雜出衆手非專家之業其舛漏百出奚足怪哉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卽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遮羅闕佚尤爲陳氏功臣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於予其用力精勤雖近儒何屺瞻陳少章未能或之先也鈔撮甫畢屬予點次書而

序之

東晉疆域志序

陽湖洪君稚存撰次三國疆域志成予既歎其奇絕比者復有東晉疆域志之編汗青甫畢出以相示讀之益歎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葢自黄帝畫野分州至秦更爲郡縣而輿地一變郡縣之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僑置州郡而輿地又一變由是名實混殽觀聽眩譬建康也而有高陽廣川襄陽也而有扶風京兆廣陵也而有雁門遼西既以客戶而雜主壽春也而稱爲睢陽合肥也而稱爲汝陰沙羨也而稱爲汝南更以假號而奪眞

宋齊梁陳沿襲於東南元魏齊周效尤於西北而其端實
自典午啟之此東晉疆域辨之宜早也然而斯志之補厥
有四難一則實土之廣狹無常建武太寧規橅粗定始剖
於咸和而旋振於永和再蹙於寧康而復拓於太元三挫
於隆安而大闢於義熙試即全晉十有九州論之始終梗
化者唯秦并冀幽平五州雍則兵威所加而不能守涼則
職貢所通而不能有皆可置之不論若夫青梁益寧之始
陷卒復司兗豫之時得時失即揚之江西徐之淮北荆之
沔中亦間或淪陷疆場一彼一此前史莫之詳也一則僑
土之名目多複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雜處襄陽

豫戶多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漢沔而或在滁中揚之義成松滋乃處荆部徐之鄒朐利城僧託海虞太原上黨魏郡廣川地異名同總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謂千回百改巧術不算者也一則紀傳之事迹不完洛陽爲晉故都得失宜謹書之而紀或書或否幽州燕國并州義昌不言僑立何方姚興割歸十二郡得其四而遺其八唐人且有遺忘於今焉能尋討一則志之紕漏難信濟陽西陽惠帝所分宿預始康安帝所置陳留嘗寄於堂邑舂穀曾屬於廬江志並闕而不書改堂邑爲秦郡乃安帝而非元帝分南郡立武寧乃桓玄而非桓溫且僑置州郡本無南字

義熙收復故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受禪始詔去北加南而志已先有南兗南徐南青南豫且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諸郡豈非誤仍宋志追稱以為本號乎梁州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皆劉宋所立而志以為安帝豈晉末先有宋熙之名乎夫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具在而全不檢照涉筆便誤則史臣之昧於地理不得辭其咎矣稚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酈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愼言博學而明辯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稚存少而好游九州之廣足迹幾徧胸羅全史加以目驗

故能博且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畺域與斯編相輔而行予雖衰病亦嘗留意方輿之學願企踵以觀厥成焉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然兩漢唐宋之世區宇混一經緯秩如即三國之承漢五代十國之承唐封畛雖分名實未改稽古之彥援索匪難獨典午渡江以後開皇平陳以前瓜剖豆分蓋三十國南北僑置千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財五晉則但述太康而不詳江左偏安之局魏則祗據武定而反遺洛陽全盛之規休文上

攷沿革差有條理而或失之緐輔機兼籠五朝亦能貫串而或失之略子顯䛐聞更無譏矣杜佑李吉甫樂史輩於方輿之學最稱該洽而南北僑立之迹十闕其九非涉獵之未周艮討論之未易也同里徐仲圃默而好深湛之思足迹不出百里而三條四列十道九域一一囊括於心胷乃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表而次之先辨實土附以僑治其間分裂并合參互錯綜志有滲漏則采紀傳以證成之以予亦嘗從事於斯也每成一篇輒就商榷攷辯同異必得其當然後已𢇁觀匿笑奚其用心無用之地不知吾兩人之莫逆於心也古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而時代

久遠則攷證尤難晉隋兩書均出唐史臣之手而晉志之紕繆甚於隋志謂江左有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不知僑州加南昉於永初詔書晉世方鎮未有稱南兖南徐者也謂梁州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不知皆宋所立且晉世不當先有宋熙之名也桓玄立綏安郡非桓溫也襄陽僑立河南義成郡非秦雍流人也唐初去晉僅二百年而傳聞舛譌若此仲圖生於千載之後乃能鉤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判豪氂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久安能爲古人之所難爲也哉此書出必有珍爲枕中之祕者予固非

阿所好而云然也

西魏書序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偪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弒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强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尙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八年則西魏較愈於東之促此溫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稱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東差强人意而列傳猶承周史舊文讀史

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州雖云據永熙綰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間州郡增置紛緐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山先生曩在史局編摹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洎宛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為本紀一表三攷二列傳十三載記一既蕆事介翁公屬序於予讀其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奪伯起之席而張涑水考亭之幟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為前哲補亾而將相大臣征伐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

異日覛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卌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顧州郡職官史志尚有專篇唯氏族略而不講班之古今人表散而無紀歐陽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貫串諸史勒爲一書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應仲遠王節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邃古既遠命氏之典久廢漢世已無姓氏之分史公於漢本紀稱姓劉氏言漢之以氏爲姓也後儒强作解事謂漢出祁姓因訾史公之謬不知項伯婁敬賜

姓不曰祁而曰劉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遷爲漢臣豈能私改國姓以是持論可謂迂而無當者也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名作史者不明此義於是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彻昆弟爲祖孫若元史以李伯溫爲㲄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成窒礙此雖卑之無甚高論實切近而適於用至於遙遙華胄姑置勿道可爾　廿四史同姓名錄者蕭

山汪君煥曾所葺萃取諸史中同姓者類其名而列之或專傳或附傳悉附注其下略述事實以備稽攷凡著於錄者四萬六千餘人於是正史之人物瞭然如指諸掌其名同而族異者俱可溯其原而不雜厠既蕆事以予稍涉史學貽書屬序其端汪君少承兩節母之訓窮經敦品恥爲流俗之學得第後作宰楚南公務稍暇披覽史籍往往忘食投劾歸田益以撰述爲務其於斯編固將友其賢者於千載之上豈徒識姓名已哉予特以其義例有裨於史而喜其實獲我心也於是乎書

廿二史攷異序

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間與前人闇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矣況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宂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儉陋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

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袪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齮齕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攷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强作聰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時勢强人以所難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唯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

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庚子五月廿有二日

泰山道里記序

往者李進士素伯在京師數爲予言聶君劒光者居岱宗之陽多識岱故貧而好著書艮士也歲乙酉秋予以使事道出泰安留一日爲岱宗游欲訪劒光同行顧人無識之者是日出城北門歷十八盤登玉皇頂抵莫而回粗識岱宗面目而已其冬復過泰安劒光持刺介素伯書來見予喜甚然簡書有期不復能入山矣將別劒光以所著泰山道里記屬予序其端讀之由近及遠由正路以及四隅較

若列眉其開嵓谷幽阻昔人游屐所未至掌錄所未詳者剱光歷三十年布衣芒屩手捫目驗而知之其文渟雅或遜古人然攷稽精審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素伯所稱不予欺也予夙有山水癖與剱光同宅日再游岱宗剱光能强為我行乎書之以為息壤之約

鳳陽縣志序

志之為言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其志之權輿乎古文志與識通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漢石經識作志志無論小大皆

道之所在孔子所學而師焉者也班孟堅作漢史立十志之名後人因之不敢廢至於一州一縣亦各有志此郎誦訓道方志之遺意而世儒多忽之仕宦者視其官如傳舍公事以吏爲師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聲反訾爲迂疏不切事其亦異於孔氏之學矣宛平孫維龍勛堂以名進士出知黟縣上官察其才能治劇調任鳳陽鳳陽古鍾離子國春秋吳楚交爭之地晉宋齊梁南唐及宋南渡後常爲淮南重鎮及明太祖以濠梁布衣挪造大業遂建爲中都比於漢之豐沛中葉以降民疲於供應元氣日以耗矣

皇朝因明之舊設鳳陽臨淮二縣臨淮城故濠州治當淮水之衝數被水患乾隆八年議徙治周梁橋既而不果十九年以總督鄂剛烈公之請省并入鳳陽地大而事益緐公私往來酬應絡繹號稱難治勛堂涖縣五年政通人和以暇日撰縣志十有六卷大計以卓異薦旋罣吏議去官在都候銓出志稿屬予序之予諾而未及爲也今春勛堂將赴官四川過予寓齋話舊灑涕而别别未十旬遽有木果木之變而勛堂以死事聞矣生爲循吏死爲忠臣於勛堂亦復何憾然臨别依依言猶在耳不可負吾友於地下因和淚濡墨而爲之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於永樂大典者曰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剏諸司闕有不可攷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十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

月二十七日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錢大昕箸

序三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爲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爲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同要皆攷金石

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閒更無它本矣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醜鐫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且拙者雖託之金石

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
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刻
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
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猒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
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審而援引經史亦亹亹可聽
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分隸與盩厔趙子函固有
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
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
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
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弆碑刻亦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啟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

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稿中荅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閱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它姓而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聽涂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並傳葦舟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審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終湮沒則予與芑堂不無助焉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菑異本任城辨於公羊戛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眞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眞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

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漢灉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
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
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
田概嘗撰京兆金石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
編屢引之揆其體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
且所錄不過京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
悉著於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
合一雖曰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
嗜有年嘗恨見聞淺尠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
求以補藏弆之闕則是編爲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即一道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

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書於是畢秋帆尚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皆薈萃翠墨次弟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劒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就一方未暇全

省是誠藝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
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畢尚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稿南來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　卷寓簡於大昕俾序其顚末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蹖譌唯吉金樂石流轉人閒雖千百年之後猶

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二記著錄屢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

附以辨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如指諸掌既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輶軒采風之誼剞劂既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昕雖病廢尚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毁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

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為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姓名著之金石將為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尚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酇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朱學士竹君李郡丞南澗三四人耳子進為侍讀之長子擩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

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旣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搨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毁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亾善之善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竇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閒巋然無恙使有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强君弱老氏知後之撟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衞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當以質救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

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亾慮數十家大都求之玄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末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末齋之學純乎儒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即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末齋之有功於老氏矣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漑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

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
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
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
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雜曰文天文
即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
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
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
道而梓愼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
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
疑眾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

天道不謟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覩火流而知失閏望鳥帑而識棄次入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豈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歟如後之學者未窺六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汨洪範撰算昧正負之目出門迷鉤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漑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覆醬瓿之嘲爾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顏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

聯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予每誦其言未嘗不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一金根白芨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翻爲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己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允讀漢王子侯長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之東方劉台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鄒章懷滋其疑鄭下名儒猶執寶方江南舊本或誤因背以至易覩悔亾書空洒誥玉藻樂

祀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亾辭在漢代已然自非通人大儒焉能攷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修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惠來學今弆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

正或亦宣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日諾因檢四部羣書各取數條謏脫尤甚者次弟刊布貽書吳門屬大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古頗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郵書數篋自矜奥博也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凌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愧斯言

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少見於事
而徒託之空言益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甚少明史志
藝文亦未著於錄今
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
世而吳中藏書家尚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孫又
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
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
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
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
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

之務實用而不尙空談如此今讀先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葢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眞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

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祗在幾希之閒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勸之不遽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子大賢而言不貳過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慍由是自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掩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逆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松

厓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良然葢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鋟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苦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心得縱

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撟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諾臯之妄語或肩高唐洛浦之頹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洗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焉茗谿嚴久能氏少負異才擩

梁家學所居芳茱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嚌其胾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綵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王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爲占筮之失止於不諭唯方藥主

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閒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爲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爲醫譜凡若干卷旣成將付之剞劂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皐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皐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

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鞘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鬐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驊騮毋困於鹽車駑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

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既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眞而不謬於豪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毛稼軒地理書序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聞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

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
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
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
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
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
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
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
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
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尚能予之福佑乎婁東毛
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

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旣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葢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士所訹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

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庬降以命名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蝃蝀辟歷辨土性則有甌婁汙邪宣尼删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蠨蛸町疃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玄黃則隔章遥對倘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犂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兹而待梵夾西

來方啟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㸙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攸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倉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葢詩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靡遺至以雙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靄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區區於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黃鍾大呂之奏可以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弇薄厚之不適而可

載諸簨簴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唯子美善學之後之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韻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而闇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道何顏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舌脣齒喉之别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之敎豈曰小補已哉